

她們的活



宇宙風社

補襪子

冰瑩

補

看看襪子的後跟，越破越長了，我很着急，爲了沒有第二雙可以換洗，我真不知要怎樣應付這個難關才好。

襪

襪帶是在初入獄的那晚，就被沒收了的，因此襪統老是往下滑，滑下了，我又把牠拉上來；但是，一站起，牠又滑下了。不要說，本來就是一雙不大好的襪子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即使是新的，又怎能保得住不破呢？

子

『破了，你的襪子破了！』

那位女強盜良子，已經對我說過兩次了，但我祇是望着她微微地一笑。今天她在吃完早飯後，忽然又注意到我的腳上來。

『你沒有帶襪子來嗎？』

她像很關心似的問我。

1

「沒有！」

「有人會替你送東西來嗎？」

我知道在「東西」兩個字裏面，是會包含着襪子的。

「她們不知道我在這裏，自然不會送來。」

她重重地嘆了聲氣，我們便仍舊低下頭了。

良子是我入獄那晚，最初認識的青年女犯，她的年齡，據她自己說還只有二十三歲，但臉上的皮膚，却看得上將近三十歲的中年婦人。在女監中，她是個最愛清潔者，但也要像她這樣的人，才有愛清潔的可能。她很會說話，善於表情，說得不文雅一點，她是個吊膀子的能手，一顆交際明星。她和每個看守都要好，連那個整天板着鐵一般的臉孔的巡查，見到了她，也不能不微笑一下。她的名字，所有男監的囚犯通通知道，這固然一半因了她是東京著名的女盜，其實呢，她實在太媚人，太有外交手腕了。誰都知道她在監中是個有相當地位的犯人，她的生活似乎過得很舒服，吃的雖然和我們一樣，但她可以多喝一碗味噌（註一）湯，或者一碗開水；不到小便的時間，她可以叫看守開了門讓她去小便，洗臉，或者換襪子，洗衣服；晚上，她更是個特殊階級了，誰都任一顆

頭在硬梆梆的冰冷的蓆子上滾來滾去，她却有個舊毯子做成的枕頭。她的襪子老是那麼潔白潔白的，因此每次當她的視線落到我的腳上時，我總感到一種無名的討厭。我覺得她兩道視線就是輕視我，譏笑中國人骯髒的表示。好幾次當她望着我的像抹布一般的襪子時，我就想對她說：

『如果我像你一樣帶了衣服來換洗，我的襪子也許比你的更白！』

然而我不能說，原因是她幫助了我一件大事情，誇大點說，她簡直救了我們一半的生命，因此我不能得罪她。

x

x

x

又要去審問了，拖上那雙比我的腳要長二分之一的爛草鞋，走不到十步，就要掉落至少六七次，兩隻襪統垂下來當做掃帚掃，在上樓梯的時候，走在我後面的偵探，忽然踏着我一只垂下來的襪統了，我站了一下，他立刻罵起來：

『馬鹿，（註二）為什麼不快走？』

『你踏着我的襪子了。』

我並不示弱，毫不客氣地大聲回答着他。

『扯上來！』

真是混蛋，他不自己認錯踏壞了我的襪子，反而責備我沒有把襪統扯上來。我沒有立刻執行他的命令，一直等到走進了警察長的辦公室，才彎下腰，把襪子往上一扯。

『Che！雅布列他！（破了的譯音）』

另一位偵探，像發現了奇蹟似的，望到我這隻破襪子輕蔑地Che了一聲，警察長連忙從我的頭上直看到腳跟，斜着眼，輕輕地左右搖擺他的頭。我知道在這些動作裏，一定包含着這些句子：

『看，你這不愛清潔，不愛整齊的支那人，襪子這樣髒，而且破了……』

『警察長，可以允許我寫一個明信片給一位朋友，要他送幾件衣服來嗎？』

趁着這個機會，我大膽地問他。

『不能！』

『大鳥Apartment（註III）的鑰匙是在你手裏的，請你打發人去替我們拿幾件換洗的

衣來好嗎？』

『不能！』

『那麼我們要什麼時候才能出去呢？』

『不知道！』

『可以借口針給我補補襪子嗎？』

『馬鹿，不要嚕哩嚕嚕！』

這罵聲，又是剛才那個踏我襪子的傢伙說的，他大概想要特別巴結警察長，所以故意裝出那副兇惡的鬼臉來。

審問完了，垂頭喪氣地，一步步走進了我的牢獄。

好像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似的，僅僅只爲了襪子破了，就這樣惹起他們的輕視，他們的注意，真有點令人氣得發抖！我下決心要把牠補好，但是那裏來的針線呢？首先我輕輕地問良子借針線，她搖了搖頭，我以爲她沒有聽清楚，又伸出腳來，把破襪子給她看，告訴他是爲了補這個用的。

『不行呵！牢獄裏不許有針線的。』

其實，我並不是不懂牢獄裏不許有針線的規矩，而是以爲她是個有「本事」的「特別」囚犯，應該可以弄到針線的。

『石田樣，我的襪子破得太難堪了，請你借一根針給我補一下吧。』
碰了一個釘子還不甘心，我又在向那位矮而胖的看守請求了。

『馬鹿！你回大鳥去補吧，這裏誰借針線給你！』

爲了整天只聽到這些東西罵我做「馬鹿」，我真氣得頭上冒出火來，我想放開嗓子
大聲罵着：

『馬鹿，馬鹿，你們才是真正的馬鹿，十足的馬鹿！』

然而這聲音，只能在我的喉嚨裏響得。

x

x

x

沒有針線怎麼辦呢？眼看得襪子的破口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了，昨天還只有三寸多長，如今快到一尺了，如果不趕快補好牠，整個地都會受到牠的影響而破完的。像那個有神經病的小姑娘吉子一般，索性把襪子脫下打赤脚吧，這雙尖尖的，曾經被母親用三丈多長的帶子纏過來的「改組派」小脚，又怎能出得衆呢？她們看了我的小脚外面，已經驚奇得了不得，如果真的把一雙幾乎像紅辣椒一般的肉脚給她們看到，那是多麼丟中國人的臉呵！不能，我絕對不能這樣做！

那麼究竟怎麼辦呢？出獄既是遙遙無期，而又沒有第二雙襪子可以換洗，再不把破縫縫起來，還不知要受多少侮辱呢？

想着，想着，腦漿幾乎要迸出來了，但仍然沒有想到一個不用針線而能將襪子補好的方法出來。

我完全成了個傻子，有時竟這樣想入非非：

——在這個年頭，只要思想前進，不甘願做奴隸的人，誰都有坐牢的資格，有坐牢的可能。那麼許多人為什麼不預先藏好一顆針在衣縫裏，或藏好一張紙，一節鉛筆在襪子底下，以預防坐牢時用呢？最低限度，也該知道多穿雙襪子多着幾件衣裳吧。

——蠢保，真蠢得傷心！

但當清醒的意識喚回了我的「傻想」後，我又會自己罵起自己來。

哈！這簡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發明，是上帝賜給我，僅僅只賜給我的，最聰明的智慧！我找到補襪子的方法了，不用針也不用線，但我能將一雙破了一尺多長的襪子補好，而且我能補得非常結實，不到整個的襪子損壞時，牠決不會先破爛。

開晚飯的時間到了，我的心裏充滿着壓制不了的愉快，我端着「辨當」，（註四）只

是傻笑着，她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，良子竟把我當做吉子第二看待，她以為我也有神經病的現象了。

自從入獄以來，從來沒有吃過這多飯的，今天把「辨當」內的飯，一顆都不留地通通吃光了。

我很從容地在筷子上撕下兩根篾刺來，一根大點的，當做牙籤，小的，就當做我在剎那間發明的針用。

我居然有這樣的本事，能夠不脫下襪子來，而能把牠補好。

第一步，我先把襪子往下一拉，然後移轉方向，把脚跟放在前面，再翻過來，就在那破了的的地方扯下兩根紗，再搓成線。於是工作便開始了。

這時良子，吉子，還有兩位老太婆，她們都眼睜睜地望着我，良子看見我扯下兩根紗來，就很着急地說：

『更破了！襪子更破了！』

但我却滿不在乎地回答她：

『不要緊，立刻就要補好了。』

她還以為我在說瘋話，誰知我已經把一根小得像絲線一般的篋刺，搓成了一顆針，把線套在上面，就一針一針地鑽過去，因為襪子是鬆的，不像布一樣緊，所以鑽時非常容易。

『聰明，謝樣真聰明！』

良子是第一個贊美我的，立刻她們三個人都笑起來了，看守忙走過來問：

『幹什麼？』

『看她補襪子。』

良子向他媚笑了一聲，於是看守不生氣了，他也把臉貼在鐵窗上望着我一針一針地在鑽。

『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』

他帶着譏諷的口吻說着，我並不理他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做着這件偉大的工程。

不到五分鐘，襪子完全縫好了，除了線粗一點外，其餘都和用「真針」做的一樣，沒有什麼缺點。當我縫到最後一針時，我像生了一個難產的孩子一般感到輕鬆，愉快，精神上得着了無限的安慰！起初很擔心「針」會忽然折斷，或者線不夠，如今却一

切如意了。上帝，這難道是你賜給我的智慧和機會嗎？

她們都用愉快的微笑，慶祝我的成功，我雖然當時沒有機會照到鏡子，但我相信那時的臉上，一定充滿了勝利的喜色的！

一九三六，八，四夜

(註一)味噌，是日本的一種湯名

(註二)馬鹿即混蛋的意思。

(註三)指我們寄住在那裏的大島公寓。

(註四)日本人把菜和飯都裝在一個飯盒裏，隨身帶着吃的，叫做辨當，獄中的犯人，一律吃那五分錢一個的辨當，裏面只有一塊臭魚，或者兩片蘿蔔，一小碗飯。

剪髮小史

樊秀林

剪 髮 小 史

民國九年秋季，我離開故鄉，遠走到千里外的武昌省城，投考省立的女子師範。當我在家鄉時，讀了上海北平新出的書報，已經知道有女子剪髮這回事，覺得此事提倡的實獲我心。本來就想即時也剪掉那勞什子的頭髮辮，限於環境，未能如願。到進了女師，看二百多同學，也一個未剪，又不便先於發難。素性就懶得無以復加，手又生的特別笨，在家時還是母親給梳，有時隔幾天梳一次，已經麻煩不堪，然而不得已時，自己還可以胡亂辮起來。進了學校，規定非挽個髻在腦後不可，這我就沒有辦法了。頭髮根本就不會梳，而況於暗中摸索挽髻乎。於是天天請人梳頭。早上坐在梳洗室中，打開頭髮，等有人來了，好請人順便梳起來。當然不認識的人，又不能請，初進學校，熟人無幾，去早了，還沒有來，去晚了，又都走了。往往弄到別人吃完早飯，自己還出不了梳洗室，苦不可言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開學後就漸漸忙起來。時常到了梳洗室，已經空無

一人。大家都起早收拾完，用功去了。再到課室去請人來梳頭，當然不好意思。即是趕早去碰上人在梳頭，瞧着人家那份趕緊的勁兒，就知人家要去用功，也難開口。於是我只好自己梳頭，梳得七喘八喘，流汗遍體，也不必說了，而況終於梳不好。若不刷水，又像一個毛雞窠，刷上了水，又梳不緊。結果弄成個墮馬髻式，弔在後腦杓子下。我日日受着這附骨的厭煩，就在五月間的一個黃昏，決心剪去了。

剪的時候是很偶然的。因為晚飯後天還不黑，大家都照例的洗臉，擠在梳洗室。趁此休息之時，請人順便梳頭，第二日就不再梳了。也有早上用功，趁那時篦頭的。那日正在梳頭，隔壁一位拿着剪子剪劉海，剪完了放在桌上，我順手拿來剪指甲，並和我梳頭的朋友說：『我們若是能剪髮，我也不天天煩你了。』她說：『那裏能剪，若是可以剪，大家早剪了。』一人就說：『有什麼不能剪，無非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我早想剪了，若有一位先剪，我決定作第二個。』還有三人，也有同樣的意思。難就在那個第一人，而第一人又怕剪了沒第二人，則一人光頭，頗難為情。我聽見她們的話就大聲說：『我可以作第一人，不知你們決定沒有？恐怕我剪了，你們又不剪了。』四位都賭了咒，說『必剪』，只要看我的頭髮掉下地。我哈哈大笑說：『如此說來，第一人有何難

哉。這不是剪子嗎，等我剪給你們看看吧。』我順手把頭髮從朋友手中拿過來，使勁幾下子就剪完了。把剪子伸去，請那四位也剪掉。她們也依次剪了。我自己去了那附骨之疽，好不痛快。如飛的去到草地上，去到自修室，擺給大家看。並大聲宣布，我們五人剪髮。同學都快樂的大笑剪的好，明天她們也要剪呢。

那個當兒，已有人報告了監學和校長。校長進來，召集全體同學訓話。問我們五人，爲什麼剪了頭髮。問得有相當的嚴重。我們實在沒有爲什麼，不過覺得頭髮是自己的，自己不願要它，就剪去了，也沒有什麼。除我是不會梳頭，她們四位確是非常用功，就照實說，是怕耽誤功夫。校長聽我們並沒有說個啥道理，就叫我們明天早上仍舊把頭髮梳起來，若沒有髻，是不許進教室。空自歡喜一場，一夜煩惱，自不必說。清早起來，走到梳洗室，五個人啞巴吃黃連的對笑一陣子，忙着來梳這短髮的假髻。誰知昨夜剪下時，大有今生誓不相見之概，把頭髮擲於地下，棄而不顧，早被老媽拾去。今早要用，又遍尋不得。只好姐姐妹妹的央求一圈子，這個一絡，那個一絡，送給我們。先用線細起來，把自己短髮扎起，再把假髮綁上去，挽一個髻兒。那還說得上好看嗎？根本借來的頭髮，與自己頭髮顏色就不對。而況四圍剪過的頭髮，長長短短，勉強個老道

一般的朝天髻，已經是不牢穩，後面還很多鬚鬚溜溜搭拉着，像劉海一樣，掛在頸上。雙手蒙在頭後面，走進教室，同學先來一陣大哈哈。教員上課，有的忠告一頓，倒也罷了。更有裝作沒看見樣子，提也不提，連發問也沒有我立起回答的資格，那時還正在血氣方剛，如何不生氣呢。遇着不令人恭維的教員，聽講時都不注意了。坐在後面的人，若是個促狹鬼，她會千方百計，來動搖我的假髻，我也是悶住勁的抵抗她。偶失防禦，就會被人將假髻弄掉，她們咕咕的笑一陣，我還要受教員一頓申斥，所謂「夾氣」是也。若是上體操，在開始跑步時，就戰戰兢兢硬着頸子，生怕髻兒落下。或是一隻手仰起來，緊緊按住。然也有跑掉之時。或者打球時慌慌張張一搶，忘了假髻的危險，它也就會不客氣的落下來。同學見之不免一閃，體操教員就要綑一綑她的柳眉，睜起美麗的眼，瞪我一下。我只得沒意思的走到圈子外面去站着。若是已經下午第三堂，則不再去梳頭，披着短髮，逍遙下課矣。原來那個假髮梳就的髻，也是網上網子，插上別針，梳的圓圓的，無奈根子不固。掉下來，仍是好好的圓球一般，下了課無所忌憚，就遠遠的喊着一個人，喂，看球！把髻兒拋過去。第二人接住，又拋給第三人，輾轉傳拋，以爲笑樂。星期日有時也不梳假髻，光着頭搖搖擺擺的上街去。街上兒童，隨在背後喊

「搭毛」的也不少。武昌人忌諱大，有時走在一家門首，遇着人家打開兩扇門，一抬頭看見了「搭毛」，就死勁啐口唾沫到地下，算是把見了的不祥之氣吐掉了。茶館店裏的一些閑人，往往互相問答：『你說是男將是女將？』有的答以是女，有的則故意大聲說：『是個男將吧！』以博大家一笑。問者則故用懷疑的口氣說：『說是男將吧，又穿的裙子，說是女將吧，又沒有頭髮。』在轟然大笑中，我們低頭走過，遠遠尚可聽見，『我和你打賭，究竟是男是女』的爭論。

十二年春，學校多事，不曾開學。我轉到安慶省立女師去插班。先決條件，是要有頭髮，我答應了。不過因寒假不上學，自己業已把頭髮剪更短了。勉強梳上假髻，覺得不像樣子。友人趕着給我做了一頂灰色綢的大帽子。到了安慶，住在旅館，教務主任先來旅館看一次，申述校長的條件，沒有頭髮不能去考，我承認了。到了那天，梳上假髻，戴上大帽子，去受入學試驗。並取下帽子，給教務主任查看過，證明我確實有髻，而實爲愛好的原故，才戴帽子。總算通過了，准許入學。起初天冷，可以着帽上街，後來大帽子漸漸熱的戴不住，就足不出大門一步。先前能戴帽子，心想橫直有帽子，斷定教務主任決不會天天揭開帽子查看，也就懶得梳假髻。早晚不戴帽子，還是沒有髻。天

熱了，取掉帽時，梳了三五天假髻，覺得實在難看，以爲只要不出大門，在學校裏不梳也沒有大關係。漸漸是，有一天沒一天的過着，偶然被教務主任闖見沒有梳髻，加以責備，必定趕快去梳上，說是『剛才掉下來了。』遇着學校全體旅行，自己既不能戴帽子，又嫌假髻不好看，就只得忍痛犧牲了遊玩的機會，將美麗的天氣在寂寞中度過。暑假回到武昌，在秋季將開學時，終於接到安慶女師寄來成績單轉學證書各一紙，教我另入別校念書。起初我是莫明其妙，後來接到安慶同學來信，才知該校有七位同學在暑假中剪去了頭髮。大概教我轉學，即從輕發落作俑之罪也。同學曾經要求校方允我回去而失敗了，有一位不久竟投井而死。遺書云：『不願見社會黑暗，憤而自殺。』據我認識的人中，爲這原故而死的，以此爲第一位。那也是十幾年前的事，而今又算不得什麼了。